

丐侠屠龙

梦龙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丐俠屠龍

夢

封面设计:康怀宇

责任编辑:固 亮 谷 村

丐侠屠龙

梦龙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市金鑫达彩色印刷厂 印刷

648 千字,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28.875 印张 12 插页

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 7-104-00868-3/I·395 定价:39.00 元

第二十一回 风雨飘摇

英国公张辅的书房装璜考究，红木家俱古色古香。

却气氛沉闷，落针可闻。

张辅和监察御史李浚罔坐在那儿，谁也没说话。

李浚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心里直如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。

隔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张辅终于打破沉默，道：

“李大人，你是说汉王已经准备动手了吗？”

“以卑职愚见，确是如此。”

“这般大事，你怎不去奏知皇上，却径直来见我？”

“卑职告病归乡，还未曾去吏部报到；怎可去见皇上？”

“你先去吏部走一趟也就是了。”

“公爷，亦非卑职贪生怕死；汉王在京耳目甚多，卑职好不容易逃来京城，仍恐落在他们手里。届时，汉王的反状也难以奏闻圣听……”

张辅淡淡一笑，指了指案上一迭公文道：“这些尽是老夫在山东的属下、门生差人密送来的；老夫昨天已归纳成本奏与皇上。”

“皇上有何旨意？”

张辅摇了摇头。

李浚讶道：“怎么，皇上竟然会……什么也没说了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李浚宦海多年，知道“圣意无常”。然而，面对这般大事，皇上仍无动于衷，却是他始料不及。他绞尽脑汁，也猜不透皇上究意是怎么想的。他原以为张辅是两朝顾命大臣，必有高见；但见他愁眉苦脸的样子，知道问不出什么，也就不再张嘴。

书房内又恢复沉默。

忽见一个护卫走进房来，施礼道：“启禀公爷，门外有汉王使者求见。”说着话，递上一个大红拜帖。

张辅接过、瞟了一眼，稍一沉吟，道：“速去召史百户来见我；汝把枚青引到花厅。”

他又转向李浚道：“李大人便在这儿稍候。”

银钺太保枚青被引进花厅，心中暗暗得意，向张辅作揖施礼，道：“未将枚青参见公爷。”

张辅面带微笑，道：“一旁坐吧。”

“公爷这儿哪有末将座位。”

“汝今为汉王千岁使者，非比寻常，只管坐吧。”

他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不知王爷差你来有何事？”

枚青迟疑了一下。

张辅对身旁仆役道：“你们退下，吩咐膳房，备席酒菜送

来。”

仆役们施礼称诺，退了出去。

枚青怀中取出一封信札，双手奉上。

张辅打开信看时，不禁一怔，道：“枚青，怎么这信上一字也无。”

“末将来时，王爷千岁只吩咐末将向公爷口述些机密，至于信上有无文字末将实在不知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便说吧。”

“王爷特意嘱咐，在说正题之前，让末将问一下：公爷尚记得当年之事否？”

张辅悠悠说道：“屈裂儿河边之事老夫焉能忘却。说来惭愧：当时，兀良哈骑兵数万陷入泽中，老夫指挥铁骑冲杀过去。不期，敌人负隅顽抗；老夫一时轻敌，竟被三十几名朵颜猛士围住。老夫虽奋力砍杀几敌，仍冲突不出，终究被敌击落马下。

“幸亏你和汉王千岁及时赶到；唉，算来，老夫已是两世为入了。”

他说完话，“呵呵”笑了起来。

枚青正待说话，但听门外有人道：“老爷，酒菜已准备妥，不知老爷在何处用膳。”

“送到这儿来便是。”

枚青听得张辅竟在书房筵待自己，心中不由一阵暗喜：“那事儿有望了。”

酒筵摆上，极其丰盛。

只张、枚二人对斟。

三杯酒过，枚育又请张辅把仆役支开。

张辅笑道：“当真老来无用；只顾吃酒，险些连正事都忘了。不知汉王千岁究竟有何赐教。”

枚育道：“公爷两代顾命，自然谙熟本朝政事：皇上即位之后，朝政日衰，南贼益张；王爷以为出这些事亦非皇上之过，确是奸佞当道所致……”

张辅截口道：“王爷所指之奸佞怕不就是夏原吉吧？”

“公爷所见极是。”

“皇上初临政时，将他释出狱中。岂知，他自命不凡、枉自尊大，全然不把同僚放在眼里——不知王爷有何打算？”

“王爷意欲，效法永乐皇帝靖难；剪诛尔等奸佞。”

张辅心中暗道：“只怕靖诛奸佞是假、篡位是真！”却仍一证，道：“此事干系重大，汉王千岁虽经营乐安多年，恐仍难能与朝廷六师抗衡。”

“王爷亦深虑于此，故遣末将约请公爷为内应；俟事成后，公爷便是当朝太师。”

张辅一怔，笑道：“王爷当真这般说话？”

“末将何等样人，焉敢信口开河。”

张辅抚掌道：“既然王爷如此看重，老夫又怎敢不以死相报。”

枚育笑道：“公爷果然痛快；来，末将敬公爷一杯。”

意气相投，两人开怀畅饮，未几半酣。

忽见张辅道：“枚育，老夫养了几个歌姬，声色俱佳，招

来席前伴酒如何？”

枚育得意忘形，笑道：“但听公爷吩咐。”

张辅叫道：“来人！”

一个仆役应声而入。

张辅道：“汝去召她们来，伴酒助兴。”

那仆人称诺退下。

稍顷，一阵脚步杳杂。

枚育只当来的是歌姬，亦未留意；岂料，闯进的竟是十七个精壮护卫。

枚育吃了一惊，正待动问，忽见张辅右腕颤抖，一只银杯劈面打来。枚育挥臂一挡，把杯击落，但杯中酒浆溅了满脸，左眼一时难以睁开；他虎吼一声，纵身扑向张辅。张辅长剑挥舞，身前幻作一片如雪光华。

枚育抓过一把交椅正待掷出，见几个护卫扑近身来，忙将交椅抡圆横扫。“喀嚓”声响，交椅碎裂，一个护卫惨叫横跌出去。

护卫们只稍一怔，复又扑上，短棍、铁尺，把枚育围在垓心。

枚育号称“银钺太保”，一对子午亮银钺在手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无奈谨见英国公，哪容他携带兵刃；如今他赤手空拳、又以寡敌众，怎占得一丝便宜。

转眼间，身上已挨了十几记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

枚育气怒交加，突施一招“降龙伏虎”，左手抓住敌人一根大棍的棍梢，右掌“顺手推舟”，沿着铁棍直劈进去。

眼看得手。

但见一道霍霍刀光“刷”的斜削过来，“跨海斩蛟”，又快又狠，攻向枚青手腕。

枚青心中一凛，情急中收招、松手，脱地向后跃开，撞翻一个使铁尺的护卫。那护卫忍着疼痛，抱住枚青右腿，再不放开。

只在这一瞬，又有几件兵刃招呼在枚青身上，更见刀光闪过，冷森森的刀锋已搁在枚青颈上。

使刀的正是英国公府护卫百户史文刚。

众护卫发声欢呼，齐拥上来……

张辅煞费苦心，擒获枚青，即刻押赴紫禁皇城。

出乎他意料之外：

皇上只对他嘉奖了几句，便再也没有下文。

诚然，处置钦犯是都察院、大理寺、刑部三法司的事，张辅虽贵为英国公也不能越俎代庖；但皇上总可以让他知道些处理意见吧。

然则，皇上却什么也没说；张辅自然也不便多嘴动问。

他满腹狐疑回到府邸，即刻差了两个彪从去皇城附近打听动静。

所得回音，更出他意料之外：

司礼监草诏书赐汉王朱高煦，言词委婉、慰勉备至。

着司礼监副主事侯泰赉旨去乐安，令枚青与之同行，高头大马，更谈不上戴刑具。

扈从们得讯回报时，张辅正陪了李浚在书房里闲话，两人当时都不禁目瞪口呆。

百思不得其解。

张辅心里暗生闷气，连晚饭也没心思吃。

李浚更是惊异交加，请张辅允他在府里多住些时日，再也不敢去吏部衙门销假报到。

忽听阳武侯薛禄、清平伯吴成求见。

薛、吴二人谈笑风生，兴致勃勃揭帘进来。

见张辅郁郁寡欢，他二人交换了个眼色，薛禄“呵呵”笑道：“公爷，莫非听得下官饭时来见，舍不得酒茶吗？”

张辅苦笑道：“哪个有心思与你玩笑；你想饮酒，只管把老夫酒窖所藏喝干便是。”

薛禄“嘻嘻”一笑，对一旁侍立的扈从道：“听见吗？吩咐膳房备桌丰盛佳肴摆在花厅，老爷们今日要来个一醉方休。”

扈从没敢动，两眼向张辅望去；见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才欢天喜地地去了。

老爷有客人陪着喝酒，总比憋在书房里生气好服侍得多。

薛禄举杯在手，站起身笑道：“吾辈灾祸将逝，可喜可贺。诸位大人，来，咱们共干一杯。”

张辅愁眉紧锁，道：“薛大人，你玩的是什么把戏。今天这事，老夫都要愁白头发；你却好意思在这儿插科打诨，究竟什么意思？”

薛禄一怔道：“公爷的意思是今天的事不值得庆贺吗？”

“老夫不知薛大人说是什么事。”

“莫非公爷还不知皇上已遣侯公公赍旨去乐安吗？”

“知道；却不知这有什么使薛大人高兴的地方。”

薛禄“呵呵”笑道：“依下官愚见，汉王被削已是旦夕之事。”

张辅惊得站起，道：“薛大人此话何以云然？”

薛禄淡淡笑道：“公爷且先请坐，听下官慢慢道来。”

他顿了顿，侃侃言道：“汉王谋叛已属‘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’；皇上仁慈，只想对其推诚加礼，消弭祸患。公爷请想，汉王他厉兵秣马，造反作乱已势在必行；难道会因皇上不究他年来所为而改恶从善吗？据下官愚见，他反倒会因此而以为皇上年幼可欺，愈发变本加厉。

“公爷且莫记皇上‘宁他负我，毋我负他’之语；只怕皇上认为已到不负汉王之日，还不就是汉王覆灭之时。”

他扬脖喝干一大杯，又接着道：“事关皇室社稷，非同凡响；当今皇上尚且忍得，吾辈臣子又有何话说。”

张辅一边听他说话、一边轻呷慢饮。待薛禄话音落时，他才疑窦尽解；本欲扬脖痛饮，岂知杯中之酒早干，他怔了一下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

侯泰在银安殿等了好久，仍不见汉王前来接旨；心中有气，却不敢形于颜色。

王府护卫们一个个横眉立目、手抚刀柄，似一群随时择人而噬的豺狼。

司礼太监賚旨出京原是一桩美差，体面威风；更勿须提金银珠宝，总是要中保私囊的。

然而，这次却是例外。

莫说受贿金银，便是茶水也不见有人送来一杯。非但如此，侯泰已立得两腿发酸，苦于银安殿上，只有雕龙嵌宝太师椅一张，其余连个坐位都没有。

直等了半个多时辰，好不容易盼得一声：

“千岁爷驾到！”

侯泰连忙正冠肃容，打点精神……

但听一阵脚步声晌，先是八名精壮带刀护卫走了进来，分立大殿两侧。随后，又见一个戴亮银束发冠的少年昂然走进殿来；后面仍是八名带刀护卫。

侯泰原以为汉王也该来了，岂知等来的却是汉王世子朱瞻圻。

他怔了一下，道：“世子千岁，皇上赐书汉王……”

朱瞻圻截口道：“既是长兄书到，本千岁就接不得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侯泰登时语塞。

圣旨岂同儿戏，就算他汉王骄逸，又怎敢藐然视之。自己身为钦差，更不敢未见汉王妄自宣读。

朱瞻圻冷冷道：“看样子，你不见父王是不肯宣旨了？”

侯泰惶然道：“奴才不敢……朝廷礼仪严谨，奴才不敢自专。”

朱瞻圻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便请侯公公走一趟吧，父王正忙于

校军场内演兵。”

天下焉有在校场接旨的道理？

然而，侯泰知道，若非如此，只怕今天是见不到朱高煦了。他沉吟片刻，道：“既如此，奴才敢请世子千岁带路。”

校军场里，数万貔貅正在演练阵法。

枪戟映日生辉；士卒喊杀震耳。

侯泰战兢兢跟在朱瞻圻身后登上帅台。

朱高煦亲督中军官挥舞令旗，于侯泰的到来视若无睹。

等了好大一会儿，一套阵演练完毕，将士们列队歇息。

朱高煦缓缓转过身来，象是刚发现侯泰，淡淡道：“侯公公，你来许久了吗？”

侯泰强作笑颜，施礼道：“王爷军务繁忙，奴才稍待是应该的。”

朱高煦换了副笑脸，道：“侯公公，你看本藩麾下士气如何？”

侯泰道：“兵强将勇，人欢马……马跃。”

朱高煦“呵呵”一笑，道：“你来乐安有何公干？”

侯泰迟疑道：“奴才赍旨……”

朱高煦道：“既是王侄信至，拿来我看就是。”

侯泰惊得目瞪口呆，心中暗想：“他居然不尊皇上，却以‘王侄’呼之；岂不分明是反了。这还了得！再者，焉有受旨人不听宣读便自阅的道理？”

然而，他也只是犹豫片刻，无可奈何手捧圣旨递了过去。

朱高煦草草看过，掷在案上，怒道：“岂有此理。侯公公，

你也是宮中老臣，想來還不糊塗，你或還知道：當年靖難兵起，若非我出死力，南征北戰，親冒矢石，大明朝焉有今日。”

侯泰面如土色，惶惶道：“王爺功勳卓著，天人共覽，奴才焉能不知。”

朱高煦又道：“哼，父皇听信讒言，削奪我許多護衛，徙封樂安；我有何罪？先皇如此待我，還不是一些佞臣滿口胡云害我！”

侯泰賠笑道：“千歲，據奴才所知，仁宗皇帝待王爺總算不薄……”

朱高煦截口道：“住口！仁宗皇帝徒以金帛餌我，打發乞兒嗎？當今皇上又搬出祖訓，勸我謹守臣節；我豈能郁郁居此，而毫無舉動？”

侯泰瞠目結舌，怔了半晌，道：“王爺究竟有何希圖？”

朱高煦“哼”了一聲，道：“你看我士銳馬騰，兵強將勇，欲要橫行天下，也是不難。汝速歸去，報知汝主，執送奸臣來樂安，免我動手！”

侯泰吓得渾身顫抖，哪里还敢多嘴，只啞啞連聲。

朱高煦沉吟片刻，又道：“若汝主顧及那几个奸佞，又欲息事寧人；亦可頒道旨意，封我南京。”他頓了頓：“着護衛陳千戶与你一同去，立待回音。”

朱瞻基看過漢王朱高煦本章，不禁有氣，心想：“朕的這位皇叔怎么愈发不知進退！”他壓了壓火氣，問道：“陳愛卿，汝主所說奸佞究竟都有誰？”

陈刚早年出身草莽，虽隶汉王麾下已久，但主骄奴傲，桀骜不驯；更不识朝制规矩，大刺刺道：“王爷奏章里已写明，朝中唯夏（少保、户部尚书夏原吉）黄（吏部尚书、大学士黄淮）二贼可恶，罪不容诛，其余，诸如张辅、薛禄等人均需速赴三司衙门严办……”

龙案旁英国公张辅怒喝道：“放肆！”

朱瞻基虽也气得龙颜变色，却仍忍住，道：“张爱卿，让他说下去。”

陈刚自以为得意，侃侃道：“皇上当抚今追昔、饮水思源。若非汉王千岁于靖难年间餐风宿露、浴血苦战，如今皇上焉能坐得金鸾宝殿。”

朱瞻基切齿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下去。”

陈刚道：“汉王千岁功可齐天。依微臣之见，皇上若舍不得处置那几个奸贼，亦不妨依汉王主意：便封汉王藩镇南京，辖江……”

朱瞻基再也隐忍不住，怒道：“来人，把这逆贼推出去斩了！”

御前侍卫，亦都为陈刚所言惊怒，一拥而上。

陈刚正自得意，当即大吃一惊。

他知道金鸾殿尤甚龙潭虎穴，自己武功虽好，也绝难全身而退，一狠心，竟纵身向龙案扑去。

能挟皇上为质，便可以所欲为。

倘能击杀皇上，天下无主，更是大功一件……

岂知，龙案旁的四个当值太监亦非庸手，纵身迎上，两

人挥舞拂尘，千丝万缕尘尾，挟着风啸打来，乱人耳目。

两人挥了日月牌，应急护驾，挡住去路。

陈刚虽然勇猛，手无寸铁，也难闯进。情急中，两腕猛抖，八枚铁指环脱手而出，径向朱瞻基打去。

寒光电闪，罡风带啸。

张辅官居英国公，上朝面驾，亦可佩带兵刃。早已长剑在手，护卫在皇上身旁，见暗器打到，长剑飞舞，一式“玄鸟划沙”，挽起如雪光华。

“叮当”声响，几枚铁指环斜飞落地。

但有两枚分别击中张辅肩头、小臂；张辅痛叫出声，长剑“锵”落地。

陈刚正待去抢长剑，无奈身后兵刃劈风，已有几件兵刃打到。

他情急拼命，全无防备，一柄鎏金瓜打中肩头，一柄击在腰上。陈刚闷哼一声，踉跄欲倒。

阳武侯薛禄抢上几步，俯身拾起长剑，纵身一招“弧云出岫”，斜削过来。

银弧闪过，血光迸溅，陈刚一条小臂脱体飞落。

几乎同时，一根镀金铜棍，打中陈刚腿弯；陈刚惨叫连声，“咕咚”跌倒。

在这一瞬，又有几件兵刃招呼在陈刚身上。

他纵是铁打金刚，又怎招架得住，登时昏死过去。

金銮殿亦肃静下来。

朱瞻基心惊胆战，却不失威仪道：“来人，召太医来给张

爱卿治伤。”

薛禄施礼道：“皇上，这恶贼如何处理，请旨下。”

朱瞻基稍一迟疑，道：“拖出去斩了！”

当即四名侍卫，连拖带架，把陈刚曳出殿去。也勿须什么号炮、净鞭，陈刚一颗头颅已被斩下。

太监们七手八脚打扫殿堂。

朱瞻基愤然道：“朕常忆皇考告诫，对两位皇叔推诚加礼。汉王骄纵无度，屡违祖训、不守臣节，朕一再怀柔忍让。不期，他竟以为朝廷懦弱；如今反状昭彰。诸位爱卿多是祖、考两朝重臣，对这桩事，均可畅所欲言，决一对策。”

殿上众臣几乎异口同声：“发兵征讨，以正朝纲！”

朱瞻基稍一沉吟，叫道：“阳武侯！”

薛禄越班而出，跪伏地上，道：“微臣在！”

朱瞻基道：“朕命汝为讨逆将军，督军十万，克日擒缚汉王朱高煦来京。”

未待薛禄应声，大学士杨荣出班奏道：“皇上，汉王奸诈，诡计多端，臣以为薛大人去不得。”

朱瞻基一怔，道：“莫非薛爱卿抵不过汉王。”

杨荣道：“非也，然皇上惟不念前朝李景隆之事否？”

朱瞻基心中一凛，眉心紧皱；向夏原吉看去。

夏原吉慌忙出班，跪伏地上，除下朝冠，连连叩头，道：“臣该死！”

朱瞻基矍然道：“卿为何作此态，莫非为汉王奏请吗？”

夏原吉一而叩头，一面道：“臣不敢，然实臣死罪。”